



江花

综合

09

家与整洁

■ 文/赵迅

母亲到我们姐弟三人的家里走了一遍后说：大弟弟的家里是只洁不整，小弟弟的家里是只整不洁，唯独你的家里是既整又洁。这是我还没有来镇江工作前的事情。

喜欢打理家，是我与生俱来的。上小学的时候到同学家里玩，看到谁的家里干净，就格外羡慕。回到家就搞卫生，愣是把煤球炉上的烧水壶用砂纸擦得明光锃亮。

成家后，更是把搞卫生放在了首位。无论我是住小房还是住大房，总会让第一次到我家来的人感到吃惊。其实家里的卫生搞到什么程度首先是要有一个底线。其次是要从整洁和洁两个方面着手。

底线是分阶段的。我曾经的底线是地上有根头发睡不着觉。现在逐渐对自己的要求放宽了，得过且过了，但之前养成的习惯还在。只是这两年膝盖出了毛病，不能蹲着擦地了，有些犄角旮旯的地方就照顾不到了，所以也不敢说360度无死角了。

整就是把物品摆放整齐，各就各位。如有使用，用后马上归还原位。

如换季的鞋子我会清洗干净，皮鞋要打好油，然后放在买鞋时配的盒里，盒子侧面写上每个人的名字和鞋子的名称，整齐地摆在储藏间里。换季的羊绒衫也是要清洗干净，熨烫好，用纸板撑住叠好，放入买时配的袋里，一件一件地放好。可以挂的衣服就在衣柜里分类挂好。这样既节省空间，也方便下次穿。

洁就是要让所有的物品都纤尘不染。这个工作量要大于整。

夏天开窗多，灰尘大，打扫的时候要自上而下地

擦，干一遍得半天的时间。

冬天开窗少，但衣服上掉下来的毛毛絮絮多，主要是擦地。几十年里我都是蹲在地上用抹布擦。

家里从来没有请过钟点工，因为卫生是随时随地搞的。我家最多的就是桌面垃圾桶。每个房间都有，每个床头柜上必备一个，看到枕头上的头发等垃圾随手就捡起来了。

以上说的这些其实都只是在物象层面，而我更喜欢有书画氤氲的家。案头的书、枕边的书、一面墙的书，常常令我正襟危坐地读到忘了时间。以前读书，笔记都是写在本子上的，日后发现书和本一分家，当时记下的点滴体会就找不到了。所以现在读书旁批、注释都密密麻麻地写在天头地脚上，有趣的地方画个笑脸，经典的地方画个拇指。书上的涂鸦虽与窗明几净的家判若云泥。但一个家的意象更应该是体现在文化内涵上。在这方面可以介绍一下我在美国参观过的罗斯太太的家。

他们家最大特点就是个性鲜明。86岁的罗斯太太和88岁的罗斯先生都喜欢收藏。

太太的主题收藏是玻璃制品。摆在两个大的装饰柜里，有彩色的果盘、花瓶及艺术品等。有一款造型别致的法国产玻璃摆件，她说，40年前收藏的时候就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。

先生的主题收藏是车模。有几百种之多，其中有一款汽车模型标的是1937年的产品。所有这些他们都用客厅的两面墙来陈列，而在车模下方的地面上，是他们用了近三个平方米的面积安装

的铁轨，上有火车模型。圣诞节的时候他们可以让火车鸣笛、行驶、甚至还能冒出白色的烟雾。

除了主题收藏之外，就是家里有他们祖父母用过的烤面包机、收音机、天平、钟表以及各种手工艺品等都陈列在装饰柜顶上。一百多年前的钢琴，罗斯太太还经常弹起。两百多年前的意大利精致桌椅被他们很好地保养并使用着。家里的用品是家具也是艺术品，就连沙发旁的小茶几，也是一只可爱的小狗模型嘴里衔着一个托盘。真可谓是生活艺术化，艺术生活化。

有爱好，有追求并能坚持一生是我所钦佩他们的地方。而他们家里的整洁程度更是令我瞠目。家里除了厨房以外的所有地面全都是地毯。开放式的厨房像个餐厅，连排油烟机都是隐藏嵌入式的。如果不是介绍，我一时都无法确定这个是厨房，因为看不到任何的锅碗瓢盆。房前屋后的花草树木被打造得错落有致，花团锦簇，草坪修剪得就像是一块绿地毯。一把阳伞下的桌子上是夫妇两人常读的书。

家是最能体现自我的地方，它是可以让你随心所欲打扮的“小姑娘”。家不仅需要积累和沉淀，更需要经营和打造。我没有罗斯太太做得那么好，但也会向这个方向努力。



■ 文/祝诚

套数【双调】新水令

无名氏

闲争夺鼎沸了丽春园，欠排场不堪久恋。时间相敬爱，端的怎团圆？白没事教人笑惹人怨。

台湾学者李殿魁的专著《双渐苏卿故事考》，把迄今为止发现的双苏故事的散曲与戏曲作品悉数搜集，严加分类，受到广泛好评。然百密难免一疏。比如，隋树森收入《全元散曲》的本套，即无名氏【双调】新水令，共有5曲，他却仅收了首曲，误以为单支小令了。笔者曾依此释读，由于见首而未尾，结果造成误读。因而深感鲁迅说得好：“倘要论文，最好顾及全篇，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，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，这才较为确凿。要不然，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。”现鉴赏全套，便可揭示主人公的真实底蕴。

“闲争夺鼎沸了丽春园，欠排场不堪久恋。”“丽春园”，在双苏爱情故事中，本是狎客黄肇为赢得苏卿的欢心，不惜重金为其打造的一处华屋。此时园内却像开水“鼎沸”了，闹得沸沸扬扬。这是为何呢？曲首“闲争夺”三个字就道出了缘由。原来这里发生了美人“争夺”战：一来前有黄肇、后有冯魁，都想从双渐手中夺爱；二来非一对一的对垒，而是三方角力之大混战：双渐、苏卿一方重情；黄肇、冯魁一方炫富；而苏妈妈一方贪财，于是“鼎沸了丽春园”，美人争夺战愈演愈烈了！然而，作者代拟的这位当事人，他却已感到这争夺“欠排场”。“排场”，体面。因而“不堪久恋”，想打退堂鼓了。这群人中，谁才最讲究“排场”呢？想必是身为小官吏的黄肇了。你看王晔、朱凯所作《双渐苏卿问答·黄肇退场》一曲就写道：“噢不过双生强（口旁），当不过冯魁斗，甘不过苏氏胡搦，且交割丽春园，免打人卑田院。”这三个“不过”可见黄肇为了“排场”想“退”场了。

其实非也。我们检读另一无名氏的套数【双调】新水令·凤凰台上忆吹箫，便可发现：此人当是双渐。他在与黄肇的争夺中，就曾示弱了：“君子不夺人之好”。他还想“买个个大瓮子粗麻罩，……虽是不风骚，不到得着圈套。”作为一个文弱书生，知难而退也是意料中事。何况他已想到日后的结局：“时间相敬爱，端的怎团圆？”“时间”，一时。“端的”，最终。他想到眼前的“相敬爱”，认为是一时的，而最终毕竟无法“团圆”。不仅如此，更糟的是：“白没事教人笑惹人怨。”“白”，说穿了。说此事若张扬出去，反而惹人嗤笑、遭人指责，那脸上就更加无光了。这样写其左思右想的“小心思”，就把双渐既“疏狂”放纵又“胆怯”怕事的复杂心态、矛盾心理活画出来。随着曲文的展示新证，可见此人确是双渐。

看来这位作者非泛泛之辈。据《钞本阳春白雪》目录所标记，作者乃是“普天下郎君领袖”的关汉卿。隋树森十分谨慎地表示“似可信”，也就七不离八了。

谈语言修养

■ 文/束金星

最新版的《现代汉语规范词典》并没有把一些时髦词汇收录进去，我以为，不收录这些所谓“热词”恰恰是正确之举。词典主编表示，专家团队挑选新词的三项标准之一是其品位至少不低俗。

语言修养貌似与我们相去甚远，只与文人雅士相关。其实，语言修养是日常修为的一部分，与每个人的生活融为一体，须臾不可分离，一个人的言谈和文字都是他个人修养的真实体现——有些人的谈吐睿智机警，有些人的文字温润如

玉，而有些人的语言则浅薄无聊。语言修养与个人品德相关，反映了我们的生活态度与方式，也时刻影响着我们的社会交往的成败，因此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

社会交往中，人们常常强调第一印象的重要，而第一印象大多是通过与他人的交谈形成的。双方一开口，寥寥数语，语言修养高下立现。为人谦和而又谈吐不俗，这样的人永远不会缺少朋友，因为真正的修养一定会感染身边的人，求真、向善，成为同道中人。

语言修养须经年累月

积淀而成，阅读、思考是提高语言修养的重要途径。读书须广泛涉猎，借古今中外名家的文字来拓宽视野，荡涤心灵，最终使心境变得平和、澄澈，此时，谈吐之间自然弥漫着芬芳的气息。

所谓“语言修养”，在“修”，在“养”，绝非一朝一夕之功。说到底，语言修养是一个人综合素养的有机组成，若要追求品德的日臻完善，就需要从提升语言修养做起，如同一块璞玉，须经不断雕琢打磨，最终才能散发出晶莹剔透的恒久魅力。